



## 圣美大江

——感恩母亲河汉江和南水北调

库区70余万移民

(节选)

□ 柳忠秧

### 一滴水的悲壮穿越

嶓冢山的清泉啊，汇聚了三千里的柔情汉江！  
我的故国梦圆，我的汉水如此亲切、善良！  
您百劫不染，您是中华大地仅有的一条大河新娘！  
纤夫们拉展着您的船歌，映照着您的蔚蓝臂膀；

少女们淘洗着您的清白和纯洁梦想；  
诗人们咏叹着您的田园、您的夕阳；  
英雄们纵横驰骋，分享着您的荣光；  
花鸟虫鱼抒写着您的惬意、您的七彩诗章；  
哲人们穿越时空，沉思在您的身旁；  
九界的生灵啊，吮吸着您的气息和芳香！  
我的悠远汉水啊，我的圣美汉江！  
您流过了巴山秦岭，您流淌着一湾芬芳！

我迷恋着您溪边的艾草，沉醉于您山酒的雄黄；

我读懂了您灵魂中的哀怨与忧乐、孤独和向往。

我歌哭着您的山苍苍、您的水茫茫！  
您的一滴清泉足以穿越巍峨的重山！  
您的一滴恩水足以放射出万丈光芒！  
您的一滴神圣蜿蜒北上，百折不挠！  
您抚慰了皲裂的大地，抚平了焦渴的万孔千疮，  
您灌溉了嗷嗷待哺的山川河谷，润泽了渴盼生机的莽原高岗。  
那一滴水的穿越啊，是亿万年的沧桑；  
那一滴水的闪烁啊，是千万年的重量。  
您向长江的温柔一撇，撇出了三千里雄壮！  
您向北方的深情一捺，捺出了三千里琼浆！  
您写下了人类版图上最伟大的“人”字，  
您支撑起中华民族最无私壮美的脊梁！  
您沉重的背负，动人的吟唱，  
感动了神灵，传遍了旷野和洪荒。  
我深爱着您的圣美、您的浩荡，我怀抱了您的柔情和阳刚，  
您的一滴滴恩情哪，流进了亿万儿女的心房！

### 一江水的史诗篇章

亿万年的大河，孕育了母亲慈悲胸怀的宽广！  
三千里的汉江，鸣奏着您大爱无边的史诗吟唱！

南水北调，引江济黄，长风万里送琼浆，  
您日夜输送着清甜的情意和甘美的华芳！  
饮水思源，感恩库区儿女，感谢建设者的辛劳和开创；

滴水有恩，百万人民涓流汇聚的功德永远屹立世界东方！

把酒醉滔滔，江山北望哟，天河无疆！  
心潮逐浪高，江山如画哟，大水汤汤！  
一库清水，泛涌着无私奉献的层层波浪，  
几代人数十年的巨大牺牲，写下人类壮美的史诗篇章！

遥看巍巍山水里，丹江口一库清波赳赳北上；  
聆听中原大地间，陶岔渠首昂起身姿引吭；  
扶摇渡槽飞架，托水腾空，仿佛巨流生出隐形的翅膀；

纵览双龙探渊，击流入地，母亲河的裙带名叫“穿黄”；

一马平川的冀北平原，明渠如带，粼粼波光；  
京津双城那栉比高楼间，也听得见汉江的交响；

指点江山的手笔，如今化作千里水廊；  
昔日南方的清水，如今引发北国欢唱；  
打开龙头，让那南北连心的祝福酣畅流淌；  
让碧水滋养的新生生活，在每个人脸上荡漾！

端起一杯汉江水，便映出那依依不舍的目光；  
那一声车笛带走的，是故国情深，是故土苍茫。  
有一种眷恋叫背井离乡，有一种情怀叫大爱无疆！

还有一种记忆，是那滔滔碧浪淹没的百年老房！

绵绵厚土、漫漫原乡，  
长眠于那片热土的祖先哟，我们已经远走他方——

为了那亿万双眼的渴望，为了甘泉能有更多的人分享，

我们在新天地再创家业兴旺，在新旷野再建梦里故乡！

在泪水中壮别，在热烈拥抱中感受无穷的力量，

因水而迁的梦想，又在欣欣向荣中绽放！

④嶓冢山：在陕西省沔县西南，接宁羌县界，是汉江源头。嶓，音bō

## 印象草原

在新一年的开端，“印象草原——内

蒙古油画作品展”跑马北京，带来一股草

原的清风。



▲ 祥云下的草原 张可杨 (2013)



▲ 牵马 易晶 (2013)



▲ 祝福 蔡树本 (1977)

## 不识字的父亲

□ 袁学骏

父亲不识字。但他能认自己的名字袁发洛。这是他中年之后唱大戏时给取的老号。因为孩子们都大了，再叫他小名不雅，村里就统一按照每个人原名谐音或引申的意思起一个新名。

父亲只认识自己的姓名和生产队记的工分。工分账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他说，这是刚解放时上民校、夜校记住的，别的都就着饼子米饭吃了。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要发一个《社员往来》的小册子，就像后来农村的明白纸。小册子上有各家的工分、分红或超支的数字。他总是领回来让我算算对不对，我的算盘打得不好，总是算不准，当时数字里的小数点也还没学过。父亲有时生了气就说，得了你念书吧，我找别人算算去，就拿上小册子走了。

有一回他刚走，我就到院里去打陀螺。他没找着人回来了，一见就说，让你念书你打陀螺，白吃饭，没见不识字多难吗？我便赶紧跑回屋，坐在大方桌前念语文课本。有时念出声来，父亲听着就笑了。

一天中午放学回来，母亲正在做饭，我就坐在大方桌前打开语文朗读。父亲一进家门就听见了，高兴地对娘说，小时候我上学很笨，净挨老师的打，后来坚决不去了。现在二小子不用打也念着很上劲，就好好供他念吧。我听了心里说，我一定好好念！一定不让你失望！当时上三年级，学习成绩便直线上升。

该考高小了，父亲惦记着，就去学校找赵老师，问我的学习怎么样。赵老师说，估计他有八九成把握。父亲就表态了，只要孩子能考上，你打他骂他都行。

就把书递过来说，你看看，这才是经书，是《诗经》。

我那时刚上初中，连《诗经》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一看里面许多字不认识，就说，爹，你得给我买个字典，要不我不会念。爹听了一皱眉头，我知道他心疼了，家里钱少，一个钱要掰八瓣，又不到分红的时候。可是父亲还是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那么再给他买了吧。

母亲当然同意，晚饭后给我准备第二天上学的干粮时，她就问我一个字典几毛钱。我说不知道，肯定很贵的，别买了。父亲这时正在桌上吃饭，一听我的话就说买吧，要不这本《诗经》就瞎了。我心里很感激，但那时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一声谢谢。

第二天中午在学校吃完饭，我就到供销社，真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厚厚的，心想这回能念《诗经》了。可这本字典上字不全，一问别的同学，都说那得买大字典。大字典？那得多贵呀？我就再也不敢跟父母说买了。

看《诗经》，还真像蚂蚁啃骨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字典里找，缺的字就去问老师，曾经把老师问住了。参加工作后才渐渐认全了，也背过了。可是今天记忆力在减退，只记住了“关关雎鸠，君子好逑”几句，便能重温父亲那片望子成龙的心。

但我初中毕业前，父亲在一次晚饭后缓慢地说，你快毕业了，咱南头快数你和领顺文化高了，准备回来挣分吧。我一听感到意外，父亲对我供劲不大了？他又说，你二姐娶走了，你兄弟做活只算半劳力，几个妹子都得上学……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说怎么着。他便站起

来，心情沉重地回了队上。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第二天，班主任赵子勤老师统计毕业班参加高中考试的名单。我说不复习了，给毕业证就行。赵老师一听问怎么了，我便说了家里的困难。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是在学校住宿，等星期六回家取干粮的时候，母亲说，你们赵老师昨天来了，把你夸成了一朵花，还要让你考考，说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又说我替你爹答应了，复习吧。我听了心里便翻腾起来。但我还是在母亲的督促下找赵老师报了名。赵老师说，你别考高中，上师范吧，有生活补助，家里负担不重。再回家时也特意告诉父母，我考师范，吃住都不用花钱。父亲一听先笑了，说你小子要有志气，一考就考上！我说，爹，就等着看吧。弟弟妹妹们便都说，二哥肯定好样的。父亲又笑了，母亲也笑了。

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正定师范，那是1963年。父亲觉得很体面，逢人便说，俺二小子要到正定府念书了，有时错说成到保定府念书了。全村都轰动了。我见这时父亲，走路都昂首挺胸了。

这就是只识十来个字的父亲，喜欢琅琅书声的父亲，用他的双肩挺起我来的父亲。

